

摄山志

(清)陈毅撰
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

南京
稀见文献
丛刊

Nanjing
Rare Literature
Series

南京出版传媒集团
南京出版社

南京稀见文献丛刊

摄山志

(清) 陈毅 撰

南京出版传媒集团
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摄山志 / (清) 陈毅撰. —南京: 南京出版社,

2017.6

(南京稀见文献丛刊)

ISBN 978-7-5533-1759-5

I. ①摄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栖霞山—地方志—清代

IV. ①K928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88691号

丛 书 名: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

书 名: 摄山志

作 者: 陈 毅

出版发行: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

南 京 出 版 社

社址: 南京市太平门街53号

邮编: 210016

网址: <http://www.njpbs.cn>

电子信箱: njpbs1988@163.com

淘宝网店: <http://njpress.taobao.com> 天猫网店: <http://njpbcmjts.tmall.com>

联系电话: 025-83283893、83283864 (营销) 025-83112257 (编务)

出 版 人: 朱同芳

出 品 人: 卢海鸣

责任编辑: 严行健

装帧设计: 王 俊

责任印制: 杨福彬

制 版: 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: 南京工大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毫米×1240毫米 1/32

印 张: 10.125

字 数: 195千

版 次: 2017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33-1759-5

定 价: 60.00元



淘宝网



天猫网

学术顾问

茅家琦 蒋赞初 梁白泉

编委会

主 任	闫文献	朱同芳		
副 主 任	柳云飞	卢海鸣		
编 委	(以姓氏笔画为序)			
	王志高	邓振明	成 林	孙宅巍
	孙维楨	茅家琦	施国俊	程章灿
	樊立文	濮小南		
丛书主编	卢海鸣			
副 主 编	樊立文	施国俊	孙维楨	
统 筹	韦荣奎	杨传兵		

本书是在栖霞区政协原主席夏宁先生主持点校出版的《摄山志》基础上，由王志高、卢海鸣、程章灿、濮小南重新点校，闫文献、卢海鸣、柳云飞、邓振明、濮小南审校而成的。在此一并致以谢意。

总 序

南京是我国著名的七大古都之一,又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24 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。有将近 2500 年的建城史,约 450 年的建都史,号称“六朝古都”“十朝故都”。南京的地方文献是中华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是研究我国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和民风民俗的重要资料。按照南京市委、市政府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的要求,配合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,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,做好历史文献整理出版工作,不仅有利于传承、弘扬南京历史文化,提升南京品位,扩大南京知名度,也有利于当前的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、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。

长期以来,南京地方文献还没有系统地整理出版过,大量的南京珍贵文献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民间。许多珍贵的南京文献被束之高阁,无人问津,有的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湮没无闻。广大读者想要查找阅读这些散见的地方文献,费时费力,十分不便。为开发和利用好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,充分发挥其资治、存史、教化、育人功能,南京出版传媒集团·南京出版社组织了一批专家和相关人员,致力于搜集整理出版南京历史上稀有的、珍贵的经典文献,

并把《南京稀见文献丛刊》精心打造成古都南京的文化品牌和特色名片。为此,我们在内容定位上是全方位、多视角地展示南京文化的深层内涵和丰富魅力;在读者定位上是广大知识分子、各级党政干部以及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人;在价值定位上,丛书兼顾学术研究、知识普及这两者的价值。这套丛书的版本力求是国内最早最好的版本,点校者力求是南京地方文化方面的专家学者,在装帧设计印刷上也力求高质量。

总之,我们力图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,扩大稀见文献的流传范围,让更多的读者能够阅读到这些文献;增加稀见文献的存世数量,保存稀见文献;提升稀见文献的地位,突显稀见文献所具有的正史史料所没有的价值。

《南京稀见文献丛刊》编委会

导 读

栖霞山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山。从唐代开始到今天,这座山已经有了十余种专属于它的志书,这足以证明它的不同寻常。

在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体系中,志书属于史部地理类,其所叙述的对象五花八门,大至通都大邑乃至寰宇的通志,小至山川遗迹古寺名刹的小志。将这些志书归在史部这一大类之下,当然是因为这些志书不仅关注地理,首要是叙述其形胜,而且关注当地历史的沿革,叙述其创始建置,缕列其名胜古迹。此外,志书还传述当地人物,记录传说异闻,汇编相关的文学作品,类似于正史中的人物传记、五行志和艺文志。长达数十卷乃至百余卷的大型通志,固然称得上是一部百科全书,即使只有寥寥数卷的一部志书,也大多是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。换句话说,这一类志书虽以地理为中心,然其旨趣却在汇聚围绕某地累积形成的知识与传统,举凡信史、故事、传说、异闻等,亦无不俱录,其体例亦以人文性和综合性见长,是地方知识之大全。

从自然地理意义上说,栖霞山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开天辟地,邈远而不可究详;而从人文地理意义上说,栖霞山的诞生

应该说是从南齐征君明僧绍开始的。在历史上,这座山先后出现过几个名字:伞山、摄山、栖霞山。从外形上看,此山形状如伞,因而得名伞山,这是现象层面的也是比较粗浅的认识。当人们深入山中,便发现此山盛产药草,正可用以摄生,故称此山为摄山。从远观山形到近采草药,说明人们走近这座山,与它有了更多接触,更多了解。见于文字记载的摄山最早的开发者,可能是汉末三国时代的道士,据陈朝江总《摄山栖霞寺碑》记载,东晋之时,术士扈谦已来此结茅,可惜因为疾疠流行而未能坚持下去。到南朝刘宋泰始年间,从北方南下的名士明僧绍酷爱此山的泉石岩壑,在山中修筑栖霞精舍,作为其隐居之所。南齐永明年间(483-493),明僧绍舍宅为寺,并使僧人法度居之,寺庙亦沿用精舍之名。明僧绍南下之前,曾在郁州(位于今江苏连云港)弇榆山筑栖云精舍,“栖霞”是与“栖云”相匹配,而且互文见义,霞亦即是云。“山中何所有,岭上多白云。只可自怡悦,不堪持寄君。”当年,比明僧绍稍晚的隐士陶弘景曾这样回答齐高帝。栖霞精舍在高岭之上,明僧绍日与云霞为侣,想来也有同样的逍遥。正因为如此,后人在栖霞精舍故址之上复建寺庙,遂以白云庵为名,而明末在摄山隐居并重修白云庵的张怡,也以“白云道人”为号。袁枚《白云庵》诗云:“南齐碧虚仙,舍宅存高岭。前朝隐士来,补茅庵复整。同是白云人,都无白云影。寂寂读书堂,沉沉功德井。池静夜泉深,云深春色冷。风韵一弦琴,月白万山顶。”所谓“前朝隐士”,“同是白云人”,指的就是张怡。“栖霞”二字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,可惜,现在很

少人明白“栖霞”二字的这个来历了。

栖霞山不仅有令人骄傲的白云,其岩壑泉石之美,也驰名宇内。泉则有白乳泉、白鹿泉、品外泉,岩则有天开岩、醒石、叠浪崖、千佛岩。千佛岩始凿于南朝,齐梁二代的皇帝诸侯、高士名僧,都曾参与这一工程。这是魏晋南北朝时代江南地区一处大规模佛教石刻,其千姿百态的佛像造型,保留了南朝佛教艺术的宝贵遗产,吸引了历代游客的注目。自唐代沈传师,南唐徐铉、徐锴,以至近代黄侃等人,都在千佛岩上留下题刻。隋文帝令八十三州建塔以储舍利,栖霞寺名列第一。唐时,栖霞寺被称为天下“四大丛林”之一,唐高宗亲撰《明征君碑》,至今矗立于寺门外。宋代张瓌在此隐居读书。明代“嘉隆间,留都多暇,一二风雅朝士,搜奇揽胜,几如汗漫游”,几多名僧驻止栖霞寺,倾圮的寺庙亦得以重修扩大。清代乾隆皇帝对此山情有独钟,称其为“第一金陵明秀山”,并在此修建行宫,五次幸临。作为佛教名蓝,山水名胜,栖霞寺历代不乏名僧高士和骚人墨客的游踪,历代文人题咏甚多,其文化内涵越来越富,亟待整理汇辑,刮垢磨光。

据文献记献,关于栖霞山和栖霞寺的最早的志书,是唐僧灵湍所著《摄山栖霞寺记》一卷。《新唐书》卷五十九《艺文志》和《宋史》卷二〇五并作“灵湍”,《通志》卷六十七作“灵徧”,未知孰是。此书已佚,作者当是栖霞寺僧,其事迹不可详考,此书的内容亦不能详。栖霞山在唐代即有志书,与其在唐代为“四大丛林”之一的显赫地位不无关系。其后,明

代有金銮、盛时泰、僧可浩等人编写过《摄山志》或《栖霞寺志》，其中，金銮《栖霞寺志》和盛时泰《栖霞小志》保存下来，但是流传不广。清代也出现了几本栖霞山志，包括明末清初隐居于栖霞山的高士张怡撰有《摄山志略》，清初栖霞寺住持楚云上人编有《摄山志》八卷，乾隆时邑人陈毅撰有《摄山志》八卷，等等。以上诸种志书中，陈毅《摄山志》最为后出，内容也最为丰富。

陈毅，字直方，号古渔，是雍正、乾隆间南京一位著名的布衣诗人。他工诗善文，勤于著述，有诗选《所知集》，多辑录布衣寒士之作；又有《诗概》六卷，今见于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。陈毅以诗才而深受袁枚赏识，《随园诗话》中摘录、品评了很多他的诗句，如“老似名山到始知”、“无名草长非关雨，得暖虫飞不待春”，等等。当时的两江总督尹继善亦爱其才，曾荐举他到钟山书院任职，后因故未成。除《摄山志》八卷之外，陈毅还有《金陵闻见录》六卷，其诗作中也多有以南京名胜为题者，表明他是一位十分热爱乡土文化的诗人。在完成《摄山志》书稿之后，未及刊刻而逝，今天看到的《摄山志》一书，是经过苏州太守汪志伊等人加工才刊刻面世的。书前所附汪志伊序，称“戊申夏，余守京口，于役金陵，顺游摄山，住持僧出此稿示余，属以剞劂之任”。据此可以推知戊申年（乾隆五十三年，1788）夏天陈毅已经不在人世。书前又有陈毅序一篇，署“甲辰五月江宁古渔陈毅撰”，甲辰是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，照此推算，陈毅当卒于1784—1788年间。

汪志伊(1743—1818),字稼门,桐城(今属安徽)人,乾隆三十六年(1771)举人,时官苏州太守,后官至闽浙总督。有《稼门诗钞》。《清史稿》卷三五七有传。汪序中对书稿加工的过程叙述得比较清楚:“爰取陈稿,略加删补,复请嘉定钱辛楣官詹考订,震泽诸生费玉衡校字,且广谋于同寅诸君子,俟助葺工,而敬志其大义如此。”可见,汪志伊不仅亲自动手,对原稿有所删补,还邀请著名学者钱大昕进行考订,请费玉衡负责校对。钱大昕字辛楣,嘉定(今属上海)人,是乾嘉学术的代表人物。从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六年(1778—1781),他曾担任南京钟山书院山长,与南京早有文化学术的渊源。这次考订《摄山志》,使他与南京再结因缘。

除了汪志伊序(乾隆五十五年庚戌,1790),今本《摄山志》还有陈毅(乾隆四十九年甲辰,1784)、王泽宏(康熙三十二年癸酉,1693)、耿光祚(康熙三十二年癸酉,1693)、马士芳(康熙三十二年癸酉,1693)四序。汪志伊所撰是新序,陈毅所撰是原序,而王、耿、马三篇则是旧序,从中可以看到栖霞山志书撰写的历史。汪序云:“以一山之显晦,系治化之根本。”王序云:“名山有志,犹家之有乘,国之有史也。不有以纪之,则其地不传,其人不传,其文与事亦不传。”马序云:“志之为体,征故实,详名胜,考山川之形势,纪梵刹之废兴。虽小乘也,有史裁焉,固乡之学士大夫所宜究心者。”虽然指的是不同的志书,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些撰述的文化意义。

《摄山志》全书共八卷,除首卷《天章》外,依次为卷一

《图说》，卷二《形胜》《创始》《建置》，卷三《人物》，卷四至卷七载录有关栖霞山寺的各体文学作品，卷八为《考证》《灵异》《诗话》《杂记》。

所谓《天章》，是指乾隆皇帝的诗歌及匾额对联作品。乾隆丁丑(二十二年，1757)、壬午(二十七年，1762)、乙酉(三十年，1765)、庚子(四十五年，1780)、甲辰(四十九年，1784)，皇帝五次幸临栖霞山，驻蹕于栖霞行宫，这也就是汪序中所谓“自丁丑以迄甲辰，翠华时迈”。为迎接乾隆到来，两江总督尹继善等大兴土木，多次修筑行宫，增饰胜迹，于是有了彩虹明镜、玲峰池、春雨山房、万松山房、夕佳楼、太古堂、栖霞行馆、武夷一曲精庐等。驻蹕期间，乾隆题写了一批匾额，撰写了约120首古近体诗，并令尹继善、沈德潜等人唱和。这些诗作艺术上大都平庸，不足称道，但它们记录了栖霞行宫的一时盛况，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。《天章》中的第一首诗，即丁丑初幸所作《游栖霞山》，其首句即云“第一金陵明秀山”，这句对栖霞山的品题赏誉至今仍然流传人口。

中国古代史学向来重视以图配史。《摄山志》卷一《图说》有图11幅，依次为：栖霞全图、行宫图、彩虹明镜图、玲峰池图、紫峰阁图、万松山房图、幽居庵图、天开岩图、叠浪岩图、德云庵图、珍珠泉图。绘制精美，堪称本书的特色和亮点。这些图或与栖霞自然胜迹，或与乾隆栖霞行宫有关，特别是在行宫建筑无一遗存的今天，按图而想，颇可发思古之幽情，亦有文献和历史认识的价值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

学史研究所汪前进在其《地图在中国古籍中的分布及其社会功能》(《中国科技史料》1998年第3期)一文中曾提到这些图,并给予很高评价。

卷二先叙栖霞山之山川形胜,次叙栖霞寺创寺之缘起及寺名更变之过程,再叙寺庙的建置、历代著名住持僧的贡献、僧人之数量,最后叙及山寺之名胜古迹。关于隋舍利塔建造的经过,栖霞寺当年建筑与今不同,楚云禅师对于寺庙重建的贡献等,这些内容都有历史研究的价值。《古迹》部分有一些内容与卷八《考证》略有重叠,但二者着眼点并不相同。

历史上往来栖霞山的名流高士和驻止栖霞寺的高僧很多。本书卷三为这些人物立传,先名流高士,后高僧,依时代先后排列。其中,《明僧绍传》,比勘《南史》和《南齐书》两传的异同,颇似考订,不知是否出自钱大昕之手?《刘长卿传》中录其《吊庆法师》诗句,可补卷六录诗之缺。《耿光祚传》引偈文,亦可补卷五所录偈文之缺。至于其中有关历代高僧的传记,如收列靳尚为门徒的法度大师,称栖霞为“天下四绝”之一的智者禅师,为虎说法的法响禅师,恒有四虎环护身边的智聪禅师,新修寺院的明代云谷禅师,明清之际名满天下的觉浪禅师,勤于著述、好与文士交往的楚云禅师,风姿各异,而都有传奇色彩。这些传记读来引人入胜,而且保存了重要的历史资料。

卷四至卷七汇编有关栖霞山寺的文学作品,分体编录,依次为诏敕、碑铭、塔铭、山中铭、建记(卷四),赞、记、叙、书启、疏、引、文、帖、赋、偈参(卷五)、诗(卷六为南朝至明,卷

七为清朝)。就文学价值来说,诗赋游记作品最值得珍视;就历史文献价值来说,其他各体作品往往更高,也更应该重视。比如隋文帝《立舍利塔诏》详述舍利塔建立的因缘,相当重要;再如,碑铭有助于考察寺庙及建筑的历史,塔铭记载了僧人生平,山中铭则是胜迹之品题,价值各不相同。总而言之,这些作品积累了栖霞山的文化资产,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文化财富。美中不足的是,陈毅虽然用力搜集,但这四卷所收仍有遗漏。且不说乾隆以后,即从明代至乾隆以前的诗文集之中,就有不少有关栖霞山寺的诗文可以补辑,明人如祝允明、王世贞、于慎行、王樵,清人如汤右曾、宋荦、厉鹗等,不一而足。陈毅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。这主要是当时客观条件所限,不应苛责古人。

本书最后一卷内容比较庞杂,从对古迹地名的考证,到灵异、诗话和杂记之类,条目文字简短,大都偏于掌故之类。灵异、诗话和杂记自然多有故事,考证之中也不无故事。有些故事只是街谈巷议,道听途说,自然不符信史,有些甚至荒诞不经,但从这些故事中,仍能看出当时当地的民俗历史和文化心理。如果说志书中有很多“地方知识”,这一卷中的掌故便是最具地方性特色的知识。

乾隆庚戌(五十五年,1790),《摄山志》八卷在苏州府署雕版印行,今人影印本都是以此本为据。其中比较重要的影印本有:1975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,编入沈云龙教授主编《中国名山胜迹志丛刊》;1980年台北明文书局影印本,收入该社《中国佛寺史志汇刊》;2001年,海南出版社

影印本,编入《故宫珍本丛刊》本;2004年北京线装书局影印本,收入《中华山水志丛刊·山志卷》;2006年江苏广陵书社影印本,编入该社《中国佛寺志丛刊》。两岸屡次影印此书,此书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。近年来,海内外朋友关注栖霞山佛教文化的热情越来越高,对栖霞山历史文化有兴趣的读者也越来越多。可以相信,点校本《摄山志》的出版,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程章灿

新修《摄山志》序

《摄山志》八卷，江宁陈古渔所辑。戊申夏，余守京口，于役金陵，顺游摄山，住持僧出此稿示余，属以剞劂之任。余维事有轻重，则义有缓急。摄山自明僧绍筑庐栖隐，世为缁流之居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此其一矣。畅宗风，衍法雨，当问之，其徒余不遑暇？若夫以一山之显晦，系治化之根本，则守土者宜力任之而又奚辞焉？古者天子巡狩，必有驻蹕之地肆覲，其方之诸侯，如《书》《礼》所载，赫赫可纪。江南于唐虞三代时，僻处荒服，鸾辂所届，惟大禹一至会稽，余皆南岳而已。钟阜为金陵巨镇，犹不隶职方氏之掌，何论摄山？洪惟我朝，累叶重熙；江南殷庶，甲于海内。圣天子勤求民隐，孜孜无已。其嘉惠江南之民者亦最深。自丁丑以迄甲辰，翠华时迈，必莅兹土；黄童白叟，环山忭舞。

天子顾而乐之，作为歌诗，远谐岫嵎，夔掩卷阿。又以其时厘正庶务，如筹河工、度海塘、见百官、谒明陵、阅武考士之类，罔有大小，靡不修举。天章炳耀，情溢乎词。昔督臣尹文端公扈蹕从游，因有驰驿观山之喻。於戏！勤民若此，虽《书》《礼》所称唐虞三代之盛，何以加兹摄山数十里方于古之南岳可也。而谓山志之成，可以缓乎哉！爰取陈